

## 給者編刊本

朱居士：

去年九月接到煮法師的信，說您叫我到貴刊替讀者服務。當時我十分高興，但是我的自信心不够，恐怕勝任不起，所以沒有答應您，有負您的厚望，抱歉得很！

在這些日子之中，雖然我也有一點進步，可是已經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了。什麼機會呢？就是失去了沒有到貴刊去實習編排、校對、發行和入帳等一切手續。

朱居士，假使我在那時到了貴刊，學會了您的全套功夫，馬上就可以創辦一個「女子佛教月刊」出來。如果女子佛刊成功的話，必定會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和好評；同時這刊的讀者一定會很多很多的，而且我們女界的信徒一定會感到很有興趣去研究和寫作。那末，佛教從此就不難興盛起來了。

然而，話又說回來了。像這樣的淺學，佛法也懂得不多，寫出來的又不合水準，怎樣會負得起那麼重大的使命呢？照這樣，創辦女子佛刊，那不是個妄想嗎？

不過，妄想儘管是妄想，但是這種妄想也是很好的；因為妄想也可以叫做發願，有了願，就會有成功的一天。我爲了要實現它，就要拚命地去加油。

朱居士：我以爲創辦一個女子佛刊是不難的；因爲我們女衆之中，也有不少的法壇健將。即如：俊輝、王弘法、林達堅、張清揚、謝冰瑩、程觀心、田倩君、莫佩嫻

、孫方儀、佛瑩、殊旭、廣聞、慈觀、修觀、智道、性圓、慧定、明哲、張友良、唐育玉、邱演慈、彭松貞、張玉花等等，還有很多我不認識的，或是一時想不到的，都會加入這個團體來。就用這一班人才，便足以創辦一個女子佛刊而有餘，斷不致於鬧搞荒的！

如果女子佛刊成功了，還要請您的太太、周王青蓮、黃王圓通、殷金秀芳、邱潘秀春、周楊慧卿、李飛雄、吳月珍、和模範母親周王倩綺、傅何篤如、郭陳姿等等大畫家，做我們佛刊的董事。又請朱珊瑚、余璋、蕭瑩三位女畫家，替我們畫些觀世音菩薩像、摩耶夫人像和摩訶婆闍波提夫人、勝曼夫人、韋提希、散花的天女、離車之妻、光目、龍女、耶須陀羅、摩登伽、文成公主、無盡藏、總持、淨檢、蘭、高雄、鳳山、澎湖、臺南各處佛教團體的女同志，替我們推銷。

近代佛法已經弘揚到歐美各國去了，好像美國的薩拉乃夫人、虛老和尚的弟子詹寧士女士，最近出英國的克柔夫人，法國的龍思培舊女士，巴基斯坦的閔瓦拉夫人等等，她們對於佛法都有長足的進展。我們可以推選畢俊輝居士與全世界佛教名流互通消息。把各國的佛教動態供給我們做資料，一方面可以

轉移國內人士的視線。

女子佛刊的每一個人，都應該要加入當地的婦女協會，用佛陀的四攝法去勸化她們，使她們來做我們的助手和後盾。這一幕的「全女行」，不是一個很理想的佛化機構嗎？

一般人說：「女人萬歲。」的確，女人本來就有一副慈和的心腸和沉着的毅力。歷古以來，教養出來的聖賢豪傑不知多少。即如孟子啦、王冕啦、岳飛啦和我們英明的領袖蔣總統啦，都是替中華民族爭光的，那不是女人萬歲嗎？如果我們爲了下一代的佛教青年和民族正氣打算，就要趕快去搶救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孩，不要給他（她）們中了不正確的思想，去做猶太魔王馬克斯的尾巴。

現在，我十二萬分的誠懇，希望上面所寫出來的女同志，在那女子佛刊沒有誕生以前，要研究佛法的，多多研究佛法，要練習寫作的，多多練習寫作，或是有什麼特長，都要盡量去追求和改進，以期做到精益求精，盡善盡美。並且無論如何，要用種種的方法，促成這個女子佛刊早日實現。

朱居士，假使我到了貴刊學會了您的全套功夫，霹靂一聲，創辦起一個女子佛刊出來，就不免把貴刊的讀者吸引過來了，那不是影響到貴刊的銷路嗎？哈哈！不過，佛教或者會因此而大行其道的，也是居士的功德哩！敬頌

樂曲，我今天又可以趕上影印大藏經宣傳團的行列了。

火車裡與慈蓮談個不休，說到在宣傳中像媽媽一般照顧我們的愛女，我們就哈哈大笑，談到廣法師唱的彌陀讚，我們不覺就哼起來。到彰化時，夜幕徐徐而下，我們七個從宜蘭來的男女青年，彷彿在彰化街頭，尋覓我們的目標——是否有佈教的宣傳標語。忽然黃色黑字的傳單，吸引了十四隻眼睛，像見到親人一樣，爭先恐後地圍上去看：「十月十九日在交誼廳佛教佈教大會」。

於是忘了餓餓，忘了疲勞，昂頭挺胸的邁開大步，再向前進。

真是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見全不費工夫，慈蓮一聲高叫「師父！」師父！」提醒大家，一窩蜂地擁上前去，一剎那是驚是喜，像迷途的羔羊回到慈母的懷抱。在不知名的街頭，我們終於尋到了不知住宿何處的他們，阿彌陀佛！

曼花堂的大殿裏喜盈盈，樂融融，嘻笑替代了每個人心中的千言萬語，連正在埋首勤寫藏經圖表的廣大法師，也禁不住停筆抬頭。這羣樂而忘形的大孩子笑說：「啊！來了！來了！」寬大法師說：「喲！都來了！都來了！」繼着是哄然大笑。

軍人之友社的交誼廳內，從幾張規律的佈教行列。佈教後，師父告訴大家說，明天就是我們嚮往已久的臺中之行，我們聽了無不興奮萬分。（未完）